

第九回 逼上轎面血濺扇 施巧計慈母代嫁

且說香君推絕了眾人，終日在樓上守定詩扇，盼望侯郎回來。不覺已到十月天氣，誰知首輔馬士英執掌朝綱，惟知呼朋聚黨；大權在手，不過報怨復仇。

一日，因萬玉園中紅梅初放，要請楊龍友、阮大鍼、越其傑、田仰等一班小人同賞紅梅。那楊龍友、阮大鍼二人見帖，即在士英門房伺候傳呼。士英知他二人已到，遂傳他進見。二人進得門來，見了士英，百般奉承，千種諂媚，難以言述。士英笑說道：「今日天氣微寒，正宜小飲，纔下朝來，日已過午，晝短夜長，短了三個時辰。」二人打恭說：「是皆老師相調燮之功也！」士英又問：

「越、田二位怎不見到？」長班稟說：「越老爺痔漏發了，早有辭帖。田老爺打發家眷起身，晚間纔來辭行。」士英說：「既如此，吩咐擺席！」士英上坐，二位傍坐，飲酒之時說了些升遷閑話，講了些奉承機趣。大鍼趁勢就生陷害香君之心，遂向士英說：「老師相，今日花間雅集，梨園可以不用。但對此各花，也少不了一聲曉風殘月哩！」士英笑向龍友說：「老妹丈是在行的，看有何人可以承應，著長班去喚。」龍友說：「餘皆平平，現有舊院李香君新學《牡丹亭》，倒也唱得出。」士英即著長班去喚，大鍼故問說：「前日田百源用三百金要娶做妾，想必是他？」龍友說：「可笑，這個獸丫頭要與侯朝宗守節，斷斷不從，我著人往說數次，竟不下樓。」士英聞聽此言怒道：「有這樣大膽奴才？可惡，可惡！」大鍼來勢激說道：「田漕撫是老師相鄉親，被他羞恥，所關非小！」

長班上前稟說：「小人走到舊院去喚香君，他推托有病，不肯下樓。」士英想了想，說：「也罷，叫幾個家人小廝，持著財禮三百兩，挾著衣服，抬著轎子，竟抬他送到田漕撫船上去。」家人領命急走，阮大鍼向龍友說：「家人未必認得香君，倘或錯了，卻也未便。楊年兄同他前去，方保不錯。」士英說：「這卻也好！」

龍友逕同家人往香君家去。來到門首，家人一齊敲門，貞麗見叫門甚急，即著人開了門，見轎夫、燈籠隨著楊龍友進來，龍友說：「他們是馬相爺家人，拿三百兩銀子，要替田老爺來娶香君，快快打發上轎。」家人將銀子遞與貞麗，說道：「銀子在此，快些打扮上轎！」貞麗見此光景，將龍友扯了一把，同往香君樓上來。叫開樓門，將此事一一告知香君，香君說：「楊老爺是疼俺母子的，為何下此毒手？」楊龍友說：「不干我事，這是馬相爺動此義舉。依我說，趁早收拾下樓，這一班惡奴甚難支吾。」香君聞言大怒說：「楊老爺說哪裏話？當日是你作媒，將奴嫁與侯郎，現有詩扇為證！」遂將扇取來，向龍友一伸，說道：「這首詩老爺也曾看過，難道忘了不成？我與侯郎既成夫婦，舉案齊眉，固是萬幸；即生離死別，亦當矢志靡他！如何再嫁人，以傷風化！」說還未了，祇聽樓下家人齊聲喊叫：「夜已深了，快上轎，還要趕到船上去哩！」貞麗說：「事已到此，也顧不得你了！楊老爺抱定他，待我替他梳頭穿衣，抱他上轎罷！」香君手持詩扇，就如防身寶劍一般，前後亂打。及至草草妝完，龍友方向前一抱，哪知香君向樓板上一頭撞去，鮮血亂噴，暈倒在樓板上不省人事。貞麗見香君如此光景，又驚又疼，說：「我兒蘇醒！把花容碰了個稀爛，血流滿樓，連詩扇都濺壞了。鴛兒暫扶他到臥房安歇，再作商量。」正是：

奸臣要泄舊憤，那管美人花容？

且說香君將頭面撞壞，濺污詩扇，已扶到臥房安歇。正在急忙之時，樓下家人又喊說：「夜已三更，騙去銀子，不打發上轎，我們要上樓拿人哩！」龍友遂向樓下說：「管家不要忙，略等一等，他母子分離難捨，其實可憐。」貞麗聞聽著忙，說道：「香君碰壞，外邊聲聲要人，這可怎處？」龍友趁勢就說：「那宰相勢力，你是知道的。這番執拗，你母子不要性命了！」貞麗向龍友叩頭，哀懇求救。

龍友尋思一會說：「事已至此，沒奈何。祇有一權宜之計。」貞麗問說道：「何權宜之計？求老爺速為指示！」龍友說：「娼家從良原是好事，三百財禮也不算吃虧，嫁個漕撫也不算失所。況到他家，珍饈充口，綾羅適體，一生也吃穿不盡。香君既無福享受，你不如移花換木，替他嫁田仰走遭，卻也省的得罪相府，亦且免眾家人羅唆，不知可否？」貞麗說：「這可斷斷使不得！我與香君年紀既不相若，且一時我哪裏捨得家私？倘或有人認出，更為不便。」龍友說：「這卻無妨，我說你是香君，誰能辨別？你說捨不得，這些惡奴硬要搶了去，看你捨得捨不得？你今若與香君一樣執拗，我就不管了，任那家人橫行罷！」貞麗聞此一段言語，低頭暗思，說道：「香君已經碰壞，家人又急要人，倘楊老爺走開不管，教我如何支持？不如暫從楊老爺之計，替孩兒走遭。」遂向龍友說：

「老爺包管無事，老身不免代替，祇是落下香君在家，無人照顧，如何是好？」龍友說：「你可放心前去，卻是你的造化。香君在家，我自時常照應。」貞麗無奈，即忙收拾完備，將財禮交與香君收存。再三叮嚀囑咐，遂別了香君，拜辭龍友，走下樓上了轎子，隨眾家人竟往田仰船上成親。正是：

一時捨了笙歌隊，不知今夜伴阿誰？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